四書經注集證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詩采薇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輿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文選孔融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後漢書蔡邕傳前至得拜後輩被遺

野人謂郊外之民

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吾信也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吾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夫子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容今爾不修爾德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家語困誓篇）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閒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禮爲無驕也小人好禮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其弗忘矣子曰善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弗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史記陳世家）陳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時裔孫閼父爲周陶正能利器用王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

陳使奉虞帝祀其地今陳縣是也〔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墟戰國屬韓今淮陽之地　按今河南省陳州府漢名陳縣後周名陳州隋名宛丘其境有落桑古蹟廣輿記云孔子絕糧於此〔史記蔡世家〕蔡叔度者周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人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水經汝水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酈注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世本云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

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述也〔說文〕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

〔漢書儒林傳〕顏注孔子目弟子顏回以下爲四科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贈兗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

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閒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見中庸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家語]弟子解顏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顏氏家譜]顏孔子母族顏路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子回

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白虎通]所以有棺椁何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

闕土無令迫棺也〔禮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音堅官氏二十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又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貌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禮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聖門通考〕魯哀公八年以幣聘鯉為卿鯉固辭不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九葬在孔子墓東〔本草圖經〕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爾雅翼〕鯉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埤雅〕鯉魚赤兮人以盤水養之雖困猶不反白蓋健

魚也[養魚經]鯉不相食陶隱居曰鯉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按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是也穀梁傳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隱三年武氏子求賻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禮王制]君子耆老不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禮王制]命服命車不粥於市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

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

易繫辭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

死於衛孔悝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猳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不免冠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十五年衛侯飲孔悝酒重酬以遣之孔悝奔宋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

按班固前漢書敘傳幽通賦云弱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師古註論語稱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洪氏殆引此語但漢書下當加一註字今直云漢書引此句者豈傳寫之誤乎宋余靖後漢書序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長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後漢書

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通考春秋於長府不書必閔子諷諫之力

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

[宋史列傳]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再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之入爲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

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世本〕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于行也〔白虎通〕瑟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者十九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二絃〔山海經〕帝俊子晏龍始爲之〔風俗通義〕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乃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家語辯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

所以爲亂之風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也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也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禮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按此引易曰乃緯書之言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按季氏自魯昭公五年四分公室之後田賦半入其家故昭公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蔚也民多取食焉二十七年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據此則季氏之富可知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其富宜矣

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書呂刑〕奪攘矯虔刻剝其民

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見陽貨及孟子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

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

〔禮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

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

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家語弟子解]高柴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禮檀弓]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又季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我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家語致思篇]子羔爲衞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衞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旣而追者罷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

其爲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戸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　按家語無泣血三年四字集註蓋據檀弓添入〔說文〕蟄藏也〔爾雅釋詁〕靜也〔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禮月令〕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左傳註〕穿壁爲小戸曰竇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月令〕有不戒其容止者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鄭康成註〕子路之行失于畈喭〔類篇〕畈喭剛彊貌又失容也〔廣韻〕喭同唁〔文心雕龍〕諺者直語也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文辭鄙俚〔書傳〕俚語曰諺〔釋文〕俗語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

史記貨殖傳子貢退而仕於衛廢著作貯積也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書仲尼之誌不殖貨利註殖聚也

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

【集韻】逡巡行不進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國語晉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禮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此伯是分天下以爲左右之二伯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此伯是八州八伯也餘詳孟子五伯者三王之罪人章

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

世族譜子然平子意如之子

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按左傳定

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十五年孔子在衞見南子有子路不悅事則子路於墮三都後一兩年即隨孔子適衞也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使子路子路辭至十五年齊陳瓘如楚過衞仲由見之鼓子路於辭盟小邾後又即適衞也論語欲伐顓臾及使子羔爲費宰歷任宅今一二三而已日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禮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皙曾參父名點

「弟子解參四書考」曾點鄫國之後也夏少康次子曲烈封于鄫穆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于是改鄫爲曾以爲姓巫生天天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生元四世不仕魯以取鄫故也孔子始教闕里與顏路之徒俱受學焉以狂自廢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

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百人五百人二千五百人一萬二千五百人

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爾雅〕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饑爲荐〔穀梁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日大祲

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玉篇〕哂笑也〔禮曲禮〕笑不至矧〔釋文〕本又作哂齒本也〔類篇〕同矧笑不壞顏曰哂〔說文〕作弞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

按宗廟指諸侯之宗廟言或云天子之宗廟者非是祭祀邢疏謂如禴祀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是也追享謂祭遷廟之主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法所謂月祭是也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制周則春曰祠夏曰禴詩所謂禴祠烝嘗也然諸侯每因朝王或闕其一時之祭故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大禘非諸侯所得行邢疏或兼魯制言之祫有三年之祫時祭之祫大

傳諸侯及其太祖之文恐統指三年之祫言時祫則王制所謂諸侯礿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者是也

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周禮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通典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于其國內然後爲壇于國外更行朝禮春爲壇于國東夏與秋冬各于其方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于東門之外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于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之外加方明于壇上而祭之去方明以朝諸侯　按集註衆頫周禮作殷見改殷爲衆避宋諱也與下殷頫曰視不同視謂大聘又一禮也會同是諸侯朝天子之禮兩君相見亦曰會集註引周禮時見二句專以諸侯見王爲解然恐兩君相見亦在其中

端玄端服

〔禮玉藻〕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卒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朝元端夕深衣 按周禮司服士之齋服有元端儀禮士冠禮元端元裳又按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以十五升布正幅爲之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屬幅廣袤相等故名端染之元色故曰元端上下皆得服之但異其裳耳士相禮者亦得服之

章甫禮冠

〔禮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註〕章甫緇布冠也三代各異其名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儒行〕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釋名〕章甫殷冠名甫丈夫也服之以表章丈夫也 按章甫爲周之禮冠故相禮者服之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詩周頌〕肅雝顯相〔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諸公相爲賓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註〕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 按贊君祭祀之禮如禮器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

人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𥿍卿
大夫從士執芻皆是左傳文公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
宗人夏父展與祭統太宗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
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所願爲當在是耳
贊君會同之禮如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
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
介大夫爲中介士爲末介也云小相者謙不敢居上擯
上介之卿而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

曲禮二十曰弱冠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註成童十五以上也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
上聲撰士免
反莫冠並去聲沂
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曾點與子參皆侍孔子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

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

〔說文〕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詩周頌〕維莫之春〔禮樂記〕煦嫗覆育萬物〔宋書謝靈運傳〕承和煦而芬腴

春服单袷之衣

禮玉藻禪爲絅禪單同〔說文〕袷衣無絮也

浴盥濯也

〔說文〕浴洒身也盥澡手也〔增韻〕以盤水沃洗曰盥〔詩大雅〕可以濯罍註滌也

今上巳祓除是也

〔韓詩外傳〕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蕑兮〔風俗通義〕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動搖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

〔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四書釋地〕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此指徐州言出魯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四書釋地〕溫泉在兗州府曲阜縣南七里流入沂水非沂水有溫泉

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

〔左傳〕龍見而雩〔鄭元〕曰雩者吁也吁嗟而禱雨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

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即曾點所欲風處也　按雩有二有常雩有因旱而雩龍見之雩常雩也秋大雩及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之類因旱而雩也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以止息雩祭舉盛樂而祭於壇人民皆呼旣號舞以示不寧故其地名舞雩鄭註封土曰壇除地曰墠謂中間築高者爲壇壇外平地爲墠即場也

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

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

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人物考曰卿大夫而下有都宮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無會同此所以為諸侯之事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史記田叔傳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

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左傳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

法言勝己之私之謂克

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

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

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玉海〕箴者諫誨之詞若箴之療疾故名箴〔書盤庚〕猶胥顧于箴言〔左傳〕襄十四年工誦箴諫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易乾卦文言〕閑邪存其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書大禹謨〕惟口出好興戎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孝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書太甲〕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

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左傳〕僖三十三年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註〕賓指五服諸侯客其孤卿也則大賓固尊於大客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禮曲禮〕毋不敬儼若思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

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卦〕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家語弟子解〕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其兄桓魋行惡嘗憂之〔左傳〕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又適吳吳人惡之而反於魯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按牛本向氏又世為宋司馬故為司馬氏牛兄弟五人長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次子車及牛子頎子車與魋同惡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仁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人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

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詳述而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禀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詳學而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逸周書譖訴不行曰明公羊傳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卦六四象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

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書大甲〕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日知錄〕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財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五經無此語也按此則足兵之兵止宜以器械言註所謂武備修也孟子兵刃兵革皆同下民信之民可兼軍伍言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

〔萬姓統譜〕子成之後改爲棘〔漢書古今人表〕作革

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詩干旄疏〕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驂是也〔鄧析子〕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春秋考異郵〕三九二十七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主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易革卦象〕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詩秦風〕虎韔鏤膺〔禮玉藻〕君之右虎裘〔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蒙皐比虎皮而先犯之大敗宋師於乘丘〔僖二十八年〕戰

於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列女傳〕南山元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埤雅〕豹花如錢黑而小于虎〔格物論〕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詩疏〕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易〕革卦象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鄭風羔裘豹飾〔唐風〕羔裘豹袪〔周頌〕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禮〕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玉藻〕齊車君羔幦覆軾皮虎犆緣也大夫士鹿幦豹犆〔周禮〕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注〕天子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納虎豹之皮於晉昭公十二年雨雪楚王皮冠豹舄〔易〕說卦兌爲羊艮爲狗〔詩〕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禮〕玉藻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法言〕羊質虎皮見羊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鞟皮去毛者也

〔說文〕鞟去毛皮也〔集韻〕與鞹同〔詩〕齊風簟茀朱鞹〔淮南子〕說山訓剝牛皮鞹

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莊子〕秋水篇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按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其冬十二月有螽十三年九月十二月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此災異所以年饑而用不足問有若當在此時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

[禮曲禮]君前臣名

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論語類考]周之徹法天子畿田提封百萬井井諸侯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萬井當有百萬畝每畝受粟一石八斗當為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匹婦當為八萬婦每婦取布絹二匹當為十六萬匹而絲絮不與焉以守祖宗之典籍如

祭祀宮室婚姻死喪百官之廩祿燕享諸侯之幣帛饔飧并賞祀賢勞存問長老皆吉凶賓嘉之常禮至於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旄戎服之修或取粟米或取布縷租稅所入費已充足矣餘詳孟子

魯自宣公稅畝諡法解聖善周聞曰宣又逐畝什取其一

左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書旅獒百度維貞）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左傳昭公二十年布常無藝征斂無度晉語貪欲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旣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

〔小序〕刺宣王也〔朱子集註〕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

〔論語鄭注〕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邢疏〕案詩刺淫婚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婚也誠作成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于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以此（易繫辭）无咎者善補過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

（謚法解）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史記齊世家）景公莊公異母弟也崔杼殺莊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公如晉因入晉與晏嬰俱問晉禮三十二年彗星見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晏子春秋）公起

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甚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設乎寡人將罷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韓詩外傳）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共其防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而去（左傳）昭二十年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史記齊世家）四十八年公與魯定公爲夾谷之會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簒國之禍

史記田完世家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行陰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

爲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毎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于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于駘而殺之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于是田常擧殺監止遂弑簡公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田常爲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諸侯列于周

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釋名〕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言領錄囚徒禁繫也〔急就章〕咎繇造獄後代因之〔易豐象〕君子以折獄致刑〔書呂刑〕哀矜折獄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乃平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

〔家語〕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

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列國輿圖說〕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周封其子友于郳爲附庸春秋時郳犂來始朝晉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齊小白霸郳君附從進爵爲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按射音亦小邾大夫名句繹地名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漢書刑法志〕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思惟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言書二百章以應大辟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旣有厚薄之殊而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詳季氏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古文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蟻雛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跖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聚山之陽抉人肝而食之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

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魏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覗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于大夫與吾儕小人共俱負羈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縶于獄中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詳爲政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後漢書第五倫傳肅宗建初元年上疏曰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易謙卦初六象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易損卦象君子以懲忿窒欲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

宋史列傳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疏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以將仕郎試吏部賜上舍出身除校書郎久之為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靖康初提學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又改浙西提刑會兄開為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帝悅提秘書少監幾蚤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縉紳推重焉後又屢升敷文閣待制孝宗受禪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學後從劉安世胡安國遊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

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帝王世紀皐陶生于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左傳杜注字庭堅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誠篤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書大禹謨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白虎通聖人篇皐陶馬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于人情荀子非相篇皐陶之狀色如削瓜論衡雅骸者

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史記〕夏禹立以皐陶最賢薦之于天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其後于英六或在許楚成大心滅之〔左傳〕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伊尹湯之相也

〔通鑑前編〕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史記殷本紀〕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殷本紀〕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諸侯昆吾爲亂乃從湯伐昆吾〔前編〕大旱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民是以不困〔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又作咸有一德沃丁葬伊尹于亳〔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二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呂氏春秋〕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君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曰伊尹薛方山曰按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卽上古桑氏之都也至伊

今指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所謂伊尹之母化爲爲空桑尹生其中或又以空桑爲枯桑則謬甚矣

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